



詩語背後

●木木

屯門：深港雙城的文化原點(二)

據香港史專家劉蜀永教授考證，屯門是最早記載在中國官方史籍中的香港地名。漢唐時期海上貿易皆以帆船為主，行駛受季候風支配，屯門緊扼珠江口交通要衝，凡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商旅人士，經由海路到中國貿易，多會乘夏季西南風發之便，向東北航行，匯集於屯門，稍作停留休整後沿珠江北上廣州。離開廣州之後，也需要回到屯門停泊，等待冬季東北風起再啟航回國。

屯門能在漢唐時期中外海路貿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首先得益於它優越的地理條件。珠江入海口極宏闊，但西岸河道較淺，不利於航行，東岸則有深水航道，沿佛堂門、汲水門、屯門、南頭海（即大鏟灣）、虎頭門入珠江直達廣州。屯門位於這條深水航道的中心點，屯門灣（即青山灣）是進入珠江前最大深水港，正好為往來商船提供泊灣。在這種中外海上貿易操作模式中，屯門實際上扮演了一個相當於廣州外港的角色，為廣州成為當時全球最大貿易中心和交通樞紐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支援，並成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朝廷設立屯門鎮，旨在「屯兵海門，以護商旅」。屯門作為一個建制單位，唐置屯門鎮，宋置屯門砦，元置屯門巡檢司，明置南頭寨。所轄範圍各有不同，大致從珠江口東延，經過今深圳灣、青山灣、博寮海峽、維多利亞港至大鵬、大亞二灣，陸域則相當於今深圳南部、香港全域以及珠海萬山群島等外海列島。現在的屯門和南頭作為兩處小地名，是與歷史上不可同日而語的。其實，唐代的屯門鎮，寶安縣更名為東莞縣後泛稱的東莞南頭，以及明萬曆元年（1573年）所置新安縣，都是同一地域的不同名稱，是深港雙城的共同起源。

不過，從五代十國時期開始，屯門所指地域已逐漸向後來狹義的屯門地區集中。這一方面反映了晚唐以後海外貿易因王朝更替、戰亂頻仍而有所衰退，同時也是嶺南開發墾

殖、人丁增加、市井繁衍的結果。

屯門灣今稱青山灣，東西南三面環山，北以一狹長谷地與元朗相通。南為大嶼山，東為九逕山，西為青山。青山又名屯門山（港英當局曾改名保壘山），唐代還是獨立的島嶼，後與陸地相連。此山古名杯渡山，緣於杯渡禪師的傳說。杯渡禪師為西域人，因乘坐木杯渡水而得名。東晉末年，禪師遊歷嶺南，為屯門青山的靈氣所迷，遂駐錫於此修道。南漢末代君主劉鋹於大寶十二年（969年）敕封杯渡山為瑞應山，世稱聖山。杯渡禪師的故事代代相傳，到了明清兩代，已經被普遍接受為屯門人文歷史的起點。

南宋末年，流亡小朝廷把屯門視為最後的避風塘，試圖憑借嶺南山高路遠的地勢和風急浪惡的大海殊死抵抗，把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擋在門外。可是，輾轉數年，終是未能複製當年偏安杭州的戲碼，只餘下崖門大決戰的慘烈和十萬軍民隨主蹈海的傳說，餘下一代名臣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世氣節傳頌至今，餘下南頭半島上荒涼落寞的宋少帝陵與拍岸驚濤朝夕相伴。當然，還留下九龍半島宋皇臺、龍鼓灘後山皇帝岩等或是或非的避難故事。

宋少帝陵是南宋末代皇帝趙昺的陵墓，位於深圳市南山區赤灣村，是廣東省內唯一的皇帝陵寢。據說，當年陸秀夫負帝殉海後，少帝遺體隨海流漂至赤灣山並安葬於此。箇中真假，向來存疑。不過，其簡樸的風格，確實與傳統帝王陵寢的雄偉奢華大相逕庭。陵墓始建年代不詳，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首次修繕。1911年，當地趙氏族人重修立碑。1984年，香港趙氏宗親會和蛇口工業區旅遊公司投入40餘萬港元，做了比較全面的修繕。2017年，南山區再次對其進行修葺，並納入南山博物館管理。平常維護則交由趙氏族人打理，每到清明或相關祭祖日，趙氏後人都會前來祭拜。

離陵墓不遠，有赤灣天后宮。這處媽祖娘娘的道場與宋少帝陵的落寞相比，要熱鬧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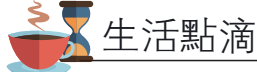


●宋少帝陵裏的陸秀夫負帝殉海像。作者供圖

多。這裏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中外商船大多經此進入印度洋，後來雖然開闢了橫跨太平洋的海上貿易航線，通常也是經南海進入南太平洋。這使得東南亞成為早年中國人出海經商或移居海外的主要聚居地，習稱下南洋。赤灣天后宮由於地處南海門戶樞紐，往往成為大小船隊國內航線的最後一站，自此進入茫茫遠洋。長期以來，赤灣天后宮與天津、泉州的天后宫齊名，構成了中國媽祖文化的三大道場。明代朝廷使節出使東南亞各國，必來此上香拜謁。在這裏舉行的辭沙祭海大典，被列入國家祭祀活動。因此，這裏既是宗教場所，也是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以天后宮為中心的「赤灣勝概」，位列新安八景之首。

海防與海上貿易，是這方水土的核心印記。天后宮往南，緊靠海邊的山頭上有赤灣煙墩、赤灣左炮台等海防遺蹟。它們與少帝陵、天后宮一樣，既是中原文明發展的參照物，也是嶺南海洋文化的坐標點。

明朝建政不久，就在東莞縣南頭地區設立了兩大海防要津——東莞守禦千戶所和大鵬守禦千戶所，用以鎮守南疆。萬曆元年（1573年），朝廷進一步將這片地域從東莞縣析出，單獨設縣，命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這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完全以濱海地帶及沿海島嶼為轄地的縣級行政建制，開拓海疆之意昭然若揭。據萬曆九年（1581年）刊印的《蒼梧總督軍門志》所附海圖，在南頭寨正南水域，赫然標明：凡西洋船舶由此出入。八個大字，凸顯了這裏的咽喉地位。



生活點滴

●魏以進

冰糖燉雪梨

立冬過後，空氣乾燥，喉嚨有些癢，繼而輕咳，還有痰，說話嘶聲哈氣的，怪不舒服。

我想買藥喝，省事兒，妻子卻說，不如試試冰糖燉雪梨，老輩人傳下來的偏方，潤肺化痰最是管用。我本有些將信將疑，這般尋常的食材，能抵得過藥房裏的成品藥？但看着她篤定的眼神，便也默認了。

妻子去超市買回冰糖和雪梨，先用小刀輕輕削去雪梨外皮，露出雪白細膩的果肉，接着切成均勻的小塊，放入砂鍋中，再加入幾塊黃澄澄的冰糖，倒入適量純淨水。

開燉了，火苗舔舐着砂鍋底部，水漸漸泛起細密的氣泡。妻子調成文火，蓋上鍋蓋，任由梨香與糖香在鍋中慢慢交融。我坐在客廳看書，目光卻不時飄向廚房，那裊裊升起的熱氣，裹挾着清甜的香氣，一點點瀰漫在整個屋子，驅散了冬日的寒意，也撫平了心頭的煩躁。

半個小時的等待，在氤氳的香氣中顯得格外溫柔。妻子掀開鍋蓋的瞬間，一股濃郁的甜香撲面而來，砂鍋中的梨塊已燉得軟爛，湯色變成了溫潤的琥珀色，冰糖早已融化，與梨汁融為一體。妻子舀起一碗梨湯遞給我，梨湯沒有冰糖的齁膩，只有雪梨的甘醇與溫潤。細細品味，燉爛的梨肉混在湯中，入口即化，順着喉嚨緩緩滑下，原本乾澀發癢的咽喉彷彿被甘霖滋潤，瞬間舒爽了許多。一碗湯下肚，渾身都暖了起來，連胸腔裏的憋悶感也減輕不少。

接下來的三天，每天早晚，妻子都會準時燉好一碗冰糖燉雪梨。她會根據我的口感調整冰糖的用量，有時還會加一兩片生薑驅寒。我坐在餐桌前，一勺一勺細細品嚐，那清甜的湯汁不僅滋潤着我的喉嚨，更流淌在心底，化為滿滿的暖意。

三天過後，咳嗽果然減輕了許多，痰也少了，呼吸都變得順暢起來。不得不感嘆，這看似簡單的偏方，竟藏着老百姓代代相傳的生活智慧。雪梨潤肺，冰糖補中，兩者搭配，看似平常，卻暗合着中醫「藥食同源」的道理，沒有複雜的工序，沒有昂貴的食材，卻能在不經意間緩解病痛。

但這碗梨湯的珍貴，遠不止於它的藥效。那削梨時的專注，燉湯時的耐心，遞碗時的溫柔，都是妻子滿滿的愛意。在這寒冷乾燥的冬日，這一碗冰糖燉雪梨，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義。它是妻子用親情與愛情熬製的玉液瓊漿，是平凡生活中最真摯的關懷，是寒夜裏最溫暖的慰藉。

如今，咳嗽早已痊癒，但那清甜的梨香與妻子的溫柔，卻深深印在了記憶裏。冬日的寒風吹不散這份暖意，歲月的流轉也帶不走這份深情。原來，最動人的幸福，從來都藏在這些平凡的日常裏：一碗熱湯，一份牽掛，一個願意為你花費心思的人，便足以暖透整個冬天，照亮寒冬裏的每一個日子。



●冰糖燉雪梨潤肺化痰。資料圖片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談談AI在自家語料庫中所擁有的廣東話歇後語資料(8)



我係「阿崩」，你又係「阿蘭」，自己知自己事；去學人「吹簫」，人哋會話我哋「離譜」㗎！
我知「噍氣」，所以我只係扮下吓咁嘅！



阿蘭，一拜堂完就話第日呢啲唔做咩嘅唔做；懶成咁，應該叫你做「阿懶」至啱，我要休妻！



阿瑞，我懶啫，都唔使俾我睇；衰成咁，應該叫你做「阿衰」至啱，我要休夫！
睇怕「阿蘭嫁阿瑞」呢單婚姻咁落去唔會有咩好結果，應該只會「累門累」㗎嘅！

《粵語講呢啲》

談談 AI 在自家語料庫中所擁有的廣東話歇後語資料(8)

上期已交代過一些由廣東人「原創」的歌後語，今期所選取的一個仍屬此類。

廣東人叫「缺門牙」的人做「阿崩」；具此特徵，說話時「漏風」，吹簫時更不用說了——吹進簫內的空氣從其崩牙的缺口漏出，以致吹奏時偏「離」了曲「譜」，即「離譜」，也有「不靠譜」的意思——不可靠、不值得信賴、可行性不高。廣東人便創作了：

阿崩吹簫——離譜/噍氣

在世俗的眼光裏，不管「阿崩」如何努力去吹，也是「噍氣」——徒勞無功或吃力不討好的。

示例：呢兩公婆爛賭成性，竟然將個三歲仔綁響屋企，然後出去打返八國；仲同人講，鄉住就唔會發生咩意外。真係「阿崩吹簫」，「離譜」㗎！

Leo恃住老豆大把，你同呢等人講正正經經

歷史與空間

●唐 浹

何為人生第一等事？

西哲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人要過好此生，須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叩問「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正是人與行為差異的根源。孟子亦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無能奪也。」人安身立命之大者，莫過此問。據現存文獻，王陽明12歲便發出「何為人生第一等事」之問。當時長輩、老師皆謂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他卻說「讀書登第是第二等事，為聖賢才是第一等事」。當同輩競逐科舉功名之時，他已懷揣讀書求大道、學聖賢的高遠追求，思索「人為何而活」的形而上問題。放在當下瓦解崇高的氛圍中，這樣的追求即使不被視為「腦子有病」，也難覓知音。

陽明立志做聖賢並非空穴來風，實受宋儒「希聖之學」的熏陶。「內聖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修身成聖是宋代理學根本目標，理學也因此被稱作「希望之學」。「北宋五子」皆力倡「學做聖人」：周敦頤提出「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張載直言「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程頤則警示「且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亦倡言：「學者大要立志，才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陽明自幼研習程朱學說，課本是科舉官方標準《四書大全》（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對宋儒主張耳熟能詳。同讀儒家經典，他與時人截然不同：常人視經典為求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用過即棄；他卻以經典為安身立命之本，以此作為「身心之學」，將「為聖賢」列為超越功名利祿的人生頭等大事、內在精神錨點。人一旦確立「為聖賢」之志，便對公私義利有清晰判斷，能在紛繁世事中守住本心，不為外物誘惑所擾。這份志向使人跳出「小我」計較，不困於得失榮辱；以聖賢為榜樣，面對困境，便有堅韌底氣，面對誘惑，便有拒絕定力，有所為有所不為。久而久之，內心因有明確價值追求而擺脫迷茫，因踐行道德準則而精神富足，獲得安寧，最終達成「內心充盈」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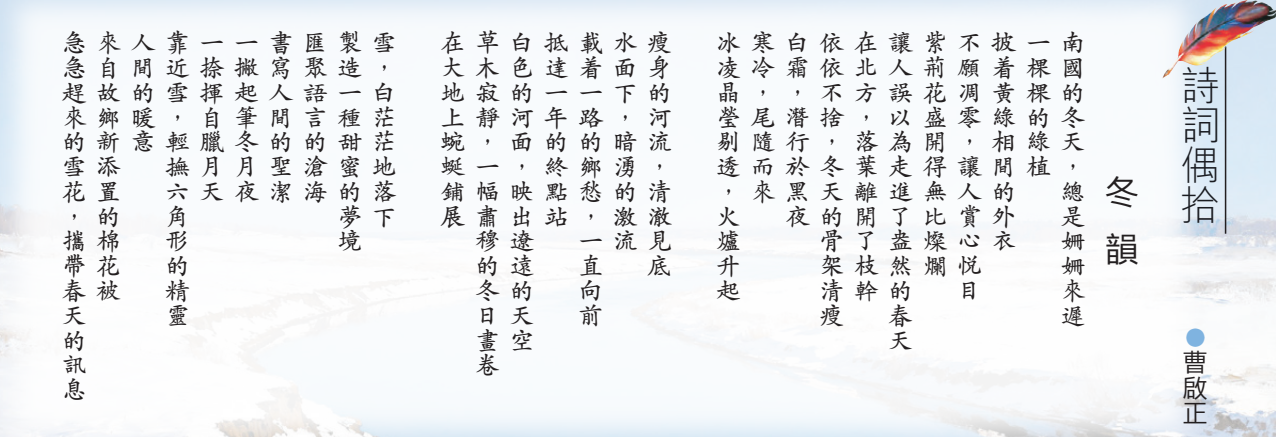
在陽明立志成聖途中，拜訪大儒婁諒是標誌性事件。弘治二年（1489），陽明十八歲，新婚不久，攜妻從江西南昌返回浙江餘姚，途經廣信時繞道拜謁年已六十八的婁諒。婁諒很賞識陽明，以「聖人為可學而至」相勉勵，肯定了陽明「學為聖賢」的信念。後來弟子錢德洪在《陽明先生年譜》中，將這一年定為陽明「始慕聖學」之年。

縱然一生思想屢有起伏，但陽明「學為聖人」的信念從

未動搖。他自己立此志，也反覆教導弟子們要「立志」。

《王陽明全集》中，談立志的內容所在多有，其中《教條示龍場諸生》與《示弟立志說》最為重要。前者是他被貶貴州龍場驛時，為龍岡書院制定的教規，提出「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項要求，將「立志」列於首位，直言「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不立志便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終將漂蕩奔逸不知歸處。後者是寫給弟弟王守文的文章，詳述「為何立志、何為立志、如何立志」，以種樹作比：「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灌澆溉，勞苦無成矣。」陽明所言之「立志」，是「立必為聖人之志」。他在《應天府重修儒學記》中鄭重提出：「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也曾對弟子說：「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攬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一棒一條痕，一攬一掌血」原是朱熹教導弟子治學需下實功、求實效之語，陽明引之，意在告誡弟子：學為聖人決不能流於空言，必須下一番苦功夫。這番話振聾發聵，聞之豈可不深思？若渾渾噩噩度日，只圖口腹之慾，日夜馳騁於蠅頭小利，一輩子活在卑劣與惶惶不安中，豈止是可惜，更是可悲、可憫。

陽明常說「立志貴專一」，仍以種樹為喻：「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立志後只需用心栽培，功夫到了自會有收穫；又有「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的妙喻，強調君子求學當「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一心只在實現學為聖賢的目的。正是在「成聖之志」的指引下，陽明超越世俗沉淪，上下求索、九死不悔，最終形成自身思想學說，鍛造強大內心，成就的不世功勳，也為後人留下無窮精神力量。深深服膺陽明學說的曾國藩曾言：「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句話恰是對陽明思想的精準提煉與簡潔註腳。這並非說人非聖賢即禽獸——世界本非如此非黑即白，而是指人若沒有做聖賢的志向，不朝向上一路努力，律己不嚴、追求不高，路頭一差，愈驚愈遠，不知伊於胡底，便有淪為「禽獸」之虞。立志為聖賢，未必能做聖賢，但朝着聖賢的方向力行不輟，不患得患失，始終保持內心充盈、步履堅實，才能以渺小之軀屹立於天地間，培育出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氣象——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面前，人類就像螻蟻、塵埃，唯有如此，才異於螻蟻、塵埃。



詩詞偶拾

冬韻

曹啟正

南國的冬天，總是婀娜來遲
一探探的綠植
披著黃綠相間的外衣
不願凋零，讓人賞心悅目
紫荊花盛開得無比燦爛
讓人誤以為走進了盎然的春天
在北方，落葉離開了枝幹
依依不捨，冬天的骨架清瘦
白霜，潛行於黑夜
寒冷，尾隨而來
冰凌晶瑩剔透，火爐升起
瘦身的河流，清澈見底
水面下，暗湧的激流
載著一路的鄉愁，一直向前
抵達一年的終點站
白色的河面，映出遼遠的天空
草木寂靜，一幅肅穆的冬日畫卷
在大地上蜿蜒鋪展
雪，白茫茫地落下
製造一種甜蜜的夢境
匯聚語言的滄海
書寫人間的聖潔
一撇起筆冬月天
靠近雪，輕撫六角形的精靈
人間的暖意
來自故鄉新添置的棉花被
急急趕來的雪花，攜帶春天的訊息